



東國通鑑

四十二卷十一

共三十一

朱筆

リ 6
4060
22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

高麗紀

忠烈王四

附忠宣王

自戊戌正月丙午至八月壬申

二十一年

元成宗元年

春正月以洪子藩為僉

議令趙仁規為僉議中贊加中贊致仕金方

慶僉議令○以鄭可臣為僉議侍郎贊成事

金忻知僉議司事金之淑判三司事安珣為

密直司使李混同知密直司事○元遣蒙古

字教授李忙古大來○二月遣中郎將宋瑛

如元請減運糧帝不從○三月遣將軍智團

伊 4060 3/22



對馬 文庫

等以船七十三艘載米一萬碩輸之遼陽○
元遣伯帖木兒來取馬于耽羅○夏四月元
遼陽省奉帝旨以江南運米三千碩賑雙城
○遣前將軍金永孫以船九十艘載米一萬
二千一百八十碩輸之遼陽○遣大將軍劉
福和祗候金之兼等送錢幣于世子時世子
請婚其費不貲科歛七品以上白金又減慶
尚道租稅分付郡縣每白金一斤折米三十
碩徵求急於星火民甚苦之又遣中郎將宋
瑛等航海往益都府以麻布一萬四千匹市

高麗忠烈王

楮幣王欲親往為世子行聘禮乃於全羅忠
清兩道家抽麻布以軍糧抑買怨讟益興○
遣將軍柳溫如元請減遼陽運糧帝許減二
萬碩○復改耽羅為濟州以判秘書省事崔
瑞為牧使○遣中郎將趙琛如元進濟州方
物遣將軍徐光純等以船六十五艘載米八
千五百六十八碩輸之遼陽○五月遣贊成
事印侯如元請世子婚又遣左承旨柳庇請
加王太師中書令降公主印章改世子印章
帝皆不允○以洪君祥為三韓壁上功臣三

重大匡益城侯茶丘常怨本國君祥以為寧
怨永寧公不敢負國為本國興利除害無不
力焉○六月流郎將李琨于海島琨貞之子
張舜龍之婿與宮人無比私通事覺將殺之
以舜龍故流之無比泰山郡人柴氏女選入
宮為王所寵王之往來都羅山也必從之或
淹留為流連之樂人彌無比為都羅山○秋
七月僉議中贊致仕張暉卒暉無他功能以
其妻之兄弟洪君祥等仕于元朝有功本國
故凡遣使入朝多以暉副之○公主遣宦官

高麗忠烈王

諸道求人參松子先是公主科斂人參松子
送江南買賣甚獲利故特遣內臣雖不產之
地悉皆徵納民多怨咨○遣判三司事金之
淑如元賀聖節之淑至元與交趾使者爭班
曰本國率先歸附結為甥舅之親非他國比
帝從之賜坐諸侯王之列之淑禮貌詳閑觀
者羨之○八月戊午世子至自元帝冊為儀
同三司上柱國高麗王世子領都僉議使司
賜銀印○以世子判都僉議密直監察司事
洪子藩知都僉議司事洪君祥為都僉議中

贊修文殿大學士監修國史世子師臨安公
國制非出身科第不得為文翰官崔瑀擅政
自為監修國史猶不得兼修文殿君祥時為
元朝集賢大學士故得拜焉○流萬戶知都
僉議司事韓希愈于祖月島先是世子之在
燕都也校尉金臣甫訴曰臣甫初從希愈壻
洪綏入都希愈以臣甫背綏而投邸下凌虐
臣甫妻子臣甫猶忠於邸下希愈何人獨不
知有邸下乎世子銜之及是白王褫其職王
既從其請且命趙仁規印侯張舜龍訊其所

高麗忠烈王

由使巡馬召之希愈方與客飲謂曰吾無罪
巡馬何召為飲自若巡馬還白其言王怒命
巡馬縛致之仍收所帶虎符希愈性強且庶
自度無罪終不屈故流之○賜金方慶爵上
洛郡開國公○九月以洪子藩僉議中贊致
仕○世子署事于都僉議司世子坐向南中
贊向西侍郎贊成事以下向東署事訖詣壽
寧宮王與公主登涼樓觀之世子還所館百
官進賀世子各拜○以世子判中軍事○密
直學士閔漬罷以金暉代之加洪文系僉議

中贊致仕世子請之也○冬十月遣將軍柳
溫如元進世祖皇帝事跡王嘗命任翊金賸
撰之○十二月世子朝于王士庶人遮道擁
馬上書訟冤馬不得前世子皆受之蓋豪勢
之家奪人田民有司不能聽斷故也

臣等按傳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
必陷於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
之義必陷於誅死之罪蓋世子者國儲君
副將承祀主鬯養之不可不素也中庸言
親親之道必曰忠信重祿而不任以事者

高麗忠烈王

恐有所犯而傷恩義也親親尚然况國儲
乎晉獻使世子將上軍伐國分主都城漢
武為太子置博望園使通賓客而二子皆
不終斯失為君父之道矣世子之於君父
侍膳問安之外皆非所預也秦太子扶蘇
諫焚坑唐太子弘奏請忤旨而二子亦不
終斯失為世子之道矣今忠烈除世子為
都僉議又判中軍使之署事忠宣以世子
奏請除巨僚又受冤民訴訟是則父子胥
失之矣卒至忠烈謀欲廢嫡忠宣脅制君

父交構相夷之禍已形於此矣茲二君者
由其不通春秋為君父為臣子之義故其
所失至於如此而取譏於來世後之為人
君者可不戒哉

十二月癸卯世子如元○因監察侍史許有
全于巡馬所王信嬖幸之讒將撻于市無敢
救者有巡馬指諭高宗秀得幸出入卧内乃
白玉曰監察為王耳目彈糾百官今以小人
之讒而撻于市人以上為何如主再三譬解
乃得免

丙申

二十二年元元貞春正月遣副知密直事柳
庇如元請世子婚○宥二罪以下蠲外貢三
年貧民因租稅而鬻子者官贖還之時壬午
六十一術者有換甲厄年之說故推息肆宥
○二月召中贊致仕韓康曰寡人在位已久
今年換甲尤切慎兢卿宜條陳可行事宜康
乃條上曰宗廟祭祀所以奉先而報本也今
廟屋弊陋樂器散失宜令有司修殿宇備金
石嚴其時祀工商所以利用而厚生也今諸
司所需皆取於市或抑其估或終不給直工

商不勝其苦宜令有司禁之放生活命可致
增壽請自今嚴禁屠宰止遊田之樂節肥甘
之奉當祈寒盛暑設施漿粥以賑行路飢渴
命有司掩骼埋屍以修陰德○同知密直司
事李混罷先是王欲籍耽羅民戶隸內庫混
極言其不可至不擇至是都堂以三事上言
一西北界人性暴悍不可以內旨擾自今
宜傳旨都評議司都評議司下牒都指揮使
亦可以辦事而安人心二驛戶逃亡多由傳
遽之繁宜遣使整理三近以內旨出使者多

高麗忠烈王

實為民弊今後必經都評議司給驛然後行
此皆寵幸者所為故疾之訴于王王怒甚命
巡馬官執堂吏李紆訊其倡議者紆曰此事
皆我所為王益怒命高宗秀必欲得其情痛
加榜掠紆誣服指混故下混巡馬獄遂罷○
王獵于西郊國師僧獻書曰殿下換甲之年
宜小心修德不可荒于遊畋王曰非敢好獵
欲逐虎也其實憚始悍因獵而出私諸嬖也
○夏五月夜宴于香閣王見壁上唐玄宗夜
宴圖謂左右曰寡人雖君小國其於遊宴安

可不及明皇自是夜以繼日奇巧淫技無所不至又以國贖庫羅絹二十疋付巡馬所至宴日則粧飾花階久則換之

臣等按大禹之訓曰內作色荒甘酒嗜音靡或不亡伊訓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明皇荒淫無度遊宴自恣夜以繼日釀成天寶之禍觀此圖者當以為殷鑑而戒之忠烈非徒不能為鑑慨然遠慕欲軼而過之奇技淫巧無所不至其異於明皇者無幾矣明皇以此致竄身失國

之禍忠烈效尤而父子相訟幾至於失國後之為人君者可不戒哉

以洪子藩為右中贊趙仁親為左中贊○秋七月賜前密直閔漬米一百碩王常遣內僚高汝舟令漬製詩漬饋汝舟以白酒青瓜汝舟復王曰漬雖宰相其貧無比故有此賜○以注簿金元祥為通禮門祗候內侍朴允材為權務梁州妓謫仙來者得幸於王元祥允材與妓同里閑相往來元祥製詩調曰大平曲令妓習之一日內宴歌其詞王妬變色曰

此非能文者不能誰為之耶妓對曰妾之兄弟元祥允材所製也王喜曰有才如此不可不用遂除之○遣上將軍金延壽如元請入朝○八月金延壽還自元報世子婚期帝趣王入覲○九月丁亥王與公主如元○冬十一月壬午王至燕京館于洪君祥第○王與公主謁帝遂侍宴于長朝殿諸王滿座王居第七○世子以白馬八十一匹納幣于帝尚晉王甘麻刺之女寶塔實憐公主宴用本國油蜜果諸王公主及諸大臣皆侍宴至晚酒

酣令本國樂官奏感皇恩之調翼日世子又以白馬八十一匹獻于太后太后以羊七百頭酒五百甕宴世子世子又獻白馬八十一匹于晉王仍以酒三百甕羊四百頭宴○十二月帝賜王弓矢劍及金段綃從臣婦寺僕從賜物有差

丁

二十三年元大德春正月甲子朔王在元賀正禮畢上殿侍宴帝賜玉御鞍又賜從臣十人鞍○晉王將之國帝幸其邸餞之王與公主侍宴酒酣王起舞公主歌之○二月帝幸

城南觀獵王扈從奏曰臣之先臣植於己未
歲以世子入覲時世祖皇帝回自征南先臣
迎拜于汴梁之墟世祖嘉嘆寵賚日隆至於
小臣釐降公主世為東藩乞自巳未年以後
被虜及流民在遼瀋者悉令歸國帝許之王
感泣拜謝○太后置酒隆福宮饒王及公主
仍賜金段衣及鞍馬賜從臣三品以上二十
人金段衣各一又賜王從臣金段一百匹綾
素八百匹○辛未王與公在裝燕京○夏四
月元遣使遼陽路推制已未年以後被虜及

流民歸之凡三百五十戶○五月丁卯王與
公主至自元時壽寧宮香閣芍藥盛開公主
命折一枝把翫良久感泣○癸酉公主不豫
發內庫米一百碩賜貧民遣中郎將秦良弼
如元請醫○壬午公主薨于賢聖寺○遣副
知密直司事元卿如元告喪○移御金方慶
第自是移幸非一所○丙午世子自元來奔
喪○秋七月世子殺閹人陶成器崔世延全
淑方宗氏宮人伯也丹伯也真中郎將金瑾
流其黨四十餘人伯也丹者即燕王寵幸方

隆其附托之人橫恣中外世子甚疾之及奔
喪白王曰殿下知公主之所以數疾乎此必
內寵妬媚者為之請鞫之王曰且待朕聞世
子使左右捕將軍尹吉孫李茂少尹柳瑒指
諭承時用宋臣旦內僚金仁鏡文玩張祐等
囚之鞫無比等巫蠱事巫女術僧皆服稍得
呪咀狀悉斬之國人震懾

臣等記文王世子曰父在斯為子君在
斯謂之臣所以尊君親親也故數之為父
子焉數之為君臣焉父子君臣之道得而

國治此萬世之所當法者也今忠宣之為
世子也帝元朝之寵輕視本國其奔母喪
略無顏色之戚哭泣之哀而遽收王之官
寺與寵姬而斬之以為子則停以為臣則
逆其知尊君親親之道乎父子相猜終至
寬逐為天下笑者豈非所謂自取者乎

八月以印侯為侍郎贊成事判軍簿監司事
金瑋為判版圖司事車信世子貳師○世子
以故進士崔文妻金氏納于王金有姿色蓋
因無比之死欲慰解之也後封淑昌院妃○

已未葬公主于高陵謚莊穆仁明王后○冬
十月以鄭可臣為僉議中贊判典理司事世
子師洪奎判三司事李之氏為三司左使朴
義知密直司事世子元賓柳庇同知密直司
事監察大夫奎即文系也○癸巳世子如元
○遣趙仁規印侯柳庇如元賀生皇太子又
告糶仍請傳位世子○閏十二月副知密直
司事崔仲紹以世子命就壽昌宮基大興功
役中築方壇外繚峻垣將以設公主之宮廬
也時方地凍取土無所掘一穴則人爭趨之

壓死者衆又令騷傍屋垣皆撤茅而尾之與
中贊鄭可臣三司李之氏密直崔有綸朴義
等督役甚急

戊戌

二十四年元大德春正月丙申世子至自元

○庚子世子妃寶塔實憐公主來是為韓國
長公主王率金郊百官郊迎儀仗伎樂如迎
王禮帝使阿木罕太子甕吉剌歹丞相護行
以來○壬寅壽寧宮西門外地坼泉湧高數
尺○命巡馬所選良家女將以進元也令百
寮密疏有女家投主司於是有所睚眦之怨者

雖無女亦指之以致騷擾潛納婿者頗多○
癸卯教曰孤以涼德叨承丕構二十有五
年今且老矣加以去歲因喪配耦不覺過
慟疾病隨之倦于聽政惟爾世子英明智
勇衆所共知當嗣藩職祗奉宗社孤亦退
居後宮穩送餘齡惟忠惟孝在此一舉世
子上牋辭不允○元遣咸寧侯王維詔王
傳位於世子封王為逸壽王世子諡即位
詔曰通者高麗國王王王耶表陳春秋
方耄憂恙交攻慮庶務之煩勞期息肩
於重負之令世子諡襲爵朕以

王世守東土垂三十年累效忠勤勲伐
茂著矜其誠懇特賜俞允授世子開府
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左丞相駙馬
上柱國高麗國王加授王推忠宣力定
遠保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大尉駙馬
上柱國逸壽王以示優崇之意國有重
務尚須訓勵聿底于成又詔王曰卿恪
居藩翰茂著勲庸宣力我家歷年茲久
比陳衰疾翼脫煩勞乞疏嗣爵之恩將
為逸老之計載惟忠懇宜賜允從卿雖
耆年國之重務尚資訓導迄用有成王
遂幸康安殿

傳位退居張舜龍家號為德慈宮丙午世子
即位於康安殿受羣臣賀頒赦遂移御壽寧
宮王維本國宗室仕元為提管○王詣德慈
宮奉逸壽王宴于壽寧宮○王舅晉王遣平
章扎刺帖木兒來吊公主喪仍致祭○重房
宴王○韋佛息寺相營宮之地○王率百官
詣德慈宮奉殘上尊號曰光文宣德太上王
王衣紫袍太上王衣黃袍受賀時稱三韓盛
事○平陽侯眩大將軍金精賚王及逸壽王
謝表如元○以公主誕日奉太上王宴于壽

寧宮翌日又宴太上王及貞和宮主自安平
公主之釐降太上王與貞和絕不相通○二
月王始署征東省事宰樞及行省左右司官
吏謁見用元朝禮○阿木罕太子及甕吉刺
歹丞相還王餞于金郊○王朝太上王于貞
和宮○號公主宮曰中和府曰崇敬置官僚
○命以僉議密直司為王宮蓋古彥昌宮基
也初王欲以車信家為宮既興工相者以為
不吉遂卜於此大興工役○王如奉恩寺燃
燈賜文翰學士崔昂朴全之吳縠柳李瑱尚

乘鞍馬羣臣上壽次至四學士王使之前賜
卮酒謂曰惟爾諸學士直言無隱○以慶尚
全羅忠清地大事劇置按廉使副東界交州
兵餘凋弊罷東界安集使以交州按廉兼之
西海道以地小不置副按廉之有使副始此
○王率百官賀太上王誕日于德慈宮○王
下書徵前司諫李承休曰孤聞人主勤於求
賢逸於得人是以及凡有一能一藝者必欲致
之矧如卿者乎非止文才吏用當時罕比忠
誠勁節能格君心之非遭時不遇脫迹臺閣

虛老岩齋予嘗憫之今以涼德叨承內遜思
與故人共理萬幾令按廉副使度自榻敦諭
爾其體予側席之意勿以年老為辭又命其
子林宗扶持赴京時承休隱居三陟縣龍溪
別業上章辭以老病王復下書云寡人素聞
卿名思欲共治今授卿詞林侍讀左諫議大
夫充史館修撰官知制誥幸為蒼生一起承
休乃來王與語大悅因問民間利病時政得
失從容聽納後數日承休乃進言曰殿下所
以召老臣者非謂出奇計立大功但以見聞

利害直言無隱耳臣豈惜殘生孤負上恩未
幾元使來詰王謂承休曰微先生而適有不
虞如何對曰因亂致理自古而然天其或者
將使殿下修省永享太平也無甚憂勞○王
以歲凶民飢減膳命內厨進椽實而嘗之○
三月中贊鄭可臣上章乞退不允命五日一
朝○王朝太上王子貞和宮○王名諸道按
廉諭以治民之事為之流涕賜酒遣之○王
與公主以晉王生日奉太上王宴于壽寧宮
○王朝于德慈宮○高唐王濶里吉思遣使

來歸安平公主之賻○太上王為妃金氏奴
婢求內傳玉田臣授即位之日為民請命于
天革去宿弊○傳其一也臣不敢奉命王自
為世子時熟知其弊至是禁絕之○夏四月
罷政房以翰林院主選法令學士崔崑等四
人及承旨全鼎掌銓選○之命撥還外吏之
在京者別將以下勒還本役○王與公主上
壽德慈宮○王命詞臣許有全趙簡及致仕
金孝臣崔瑒直言時事凡有愆違即疏以聞
○王置賞花宴于壽寧宮○王朝德慈宮○

前密直司使安戰率戰久典銓選守正不阿
時稱鐵饒○公主如王妃趙氏專寵怒甚作
畏吾兒字書付闊闊不花闊闊二人將如
元達于太后畏吾兒古回鶻也其書誣曰趙
妃咀咒公主使王不愛王使朴瑾問二人書
中事二人不應反歐之王懼白太上王太上
王幸公主所慰安之王以所籍聞成器金編
玄宗柱張祐等家產人口賜闊闊不花闊闊
夕等又以金編妻賜闊闊不花欲解公主怒
也○五月公主遣闊闊不花闊闊夕與大將

軍金精吳挺圭等如元○改中制教曰先王
設官分職蓋欲得人而共圖庶政孤於幼歲
入侍天庭躬承先帝之訓目覩大朝之制既
詳矣及叨重寄凡諸時弊一皆蠲罷惟宰執
之數倍於古制公家議論多少異同事務稽
滯宜當減省又頃者因避上朝之制百官名
號早會改之然或有同而不改者有不同而
改之者所更之號亦不師古容有未稱孤嘗
即位之初遽革成規懼乖物議然隨時沿革
古亦有之載按歷代官職不涉上朝官號者

而易置之或罷不急之司合於一局庶幾官
省而事易理也仍以趙仁規為司徒侍中參
知光政院事洪子藩為左僕射參知光政院
事餘各依改制授官有差○以王子宜忠為
永嘉軍承宣使宜孝為江陵軍承宣使以宗
室眩為平陽郡公維為咸寧公璽為廣陵郡
侯元為漢山郡侯餘皆拜各軍觀察使○罷
承旨房以出納之任委之詞林院○有人點
匿名書於宮門云趙仁規妻事神巫呪咀使
王不愛公主而鍾愛其女公主下仁規及其

妻于獄尋得貼榜者乃司宰主簿尹彥周所
為也又因仁規子瑞璉瑯壻朴義盧穎秀等
及妻乃遣徹里如元奏之上洛伯金方慶等
詣公主乞留徹里不從王使人請之又聽
○賜詞林學士朴全之吳漢卿侍讀學士李
瑱侍講學士權永紅韉王常屏左右幸詞林
院與四學士商確政里手賜酒食從容盡日
或至夜分賜宮燭送至其家寵幸無比○都
僉議參理抑陞率陞容止可觀久在閣門時
禮文散失陞撰新儀甚謹後人遵用之事親

以孝居官以勤於聲色貨利淡如也○闕闕
不花等偕太后使者還自元以帝命囚崔冲
紹及將軍柳温于巡馬所并囚趙妃○罷營
新宮○六月徹里還自元元又遣右丞阿里
灰洪重喜左丞楊炎龍來凡乘傳者百餘鞫
趙仁規遂往僉議府詞林院收仁規所受批
判又往監察司收新定官制阿里灰遂以仁
規如元○王朝德慈宮宥二罪以下○復遣
徹里如元○僉議中贊鄭可臣卒可臣羅州
人性正直端嚴諳練典故題品銓衡皆當物

議一時辭命多出其手及為冢宰人想望大
平至是暴卒或曰太上王之遜位也可臣製
表有人言表中語有非太上王意者若詰其
由撰表者豈得追責可臣憂懼飲藥死謚文
靖配享忠宣廟○元使鞫問趙仁規妻極慘
酷妻不勝苦誣服遂執仁規女婿崔冲紹朴
瑄以歸○皇太后遣蕃僧五人道士二人來
被公主呪咀○復置承旨房○楊炎龍封生
成庫乃王府珍寶所藏也籍沒仁規冲紹金
精朴瑄家財輸之使臣館○王朝德慈宮○

馬八國王子孛哈里遣使來獻銀絲帽金繡手帕沈香土布先是王以蔡仁揆女歸丞相桑哥桑哥誅帝以蔡氏賜孛哈里孛哈里與其國王有隙奔于元居泉州至是以蔡氏故遣使通之○太后遣僉樞密院事洪君祥及帖木兒不花來○元遣使執趙妃及宦者李溫以歸○王與公主奉太上王宴元使于壽寧宮以天變屢見放輕繫減重罪一等○秋七月王與公主朝德慈宮○徹里還自元帝命國王公主以八月入朝○洪君祥享王

祥之來欲使王與公主好合也人謂王尚主以來有媿夫婦之道然嬪妾或有進御而有身者以致妬忌呪咀之釁○王朝德慈宮○又改官制○王與公主朝德慈宮○八月遣密直司鄭璿行省亦遣石抹也先帖木兒如元賀聖節○以李承休為密直副使監察大夫仍令致仕先是承休以判秘書尋進同僉資政院事上言曰本朝之制未有年過七十而除拜顯官者因微臣而故先王之制臣之罪大矣請收息命王笑曰先生非他人比仍

促上官承休強就職纔數十日上書乞退甚切王不得已從之○元遣李魯元等來趣國王公主入朝王與公主將如元上王餞于金郊酒酣李魯元以帝命取國王印授逸壽王逸壽王幸壽寧宮受詔詔曰諭前高麗國王王暉曩以卿表請授位于世子諒是用詔諒往嗣王爵國事仍命聽卿訓導今聞莅政以來頗涉專擅處決失宜衆心疑懼蓋以年未及壯少所經練故未能副朕親任之意今遣使詔卿依前統理國政且召諒入侍闕庭使

之明習于事李魯元之來十日而國人不知有此詔○前王至元一日帝召王急王懼丞相出曰從臣為首者入對時僉議參理安珣扈從丞相稱旨問曰汝王何不近公主耶珣曰閨闈之間固非外臣所知今日以此為問豈足於聽聞哉丞相以奏帝曰此人可謂知大體者庸可以遠人視之耶不復問○以左副承旨權永右司議趙簡摠郎金台鉉前司諫金祐主選法○李魯元還以大將軍姜純女妻之○九月副知密直司事致仕嚴守安

卒守安身長有膽氣嘗為南京副留守車駕
時巡能辦供億王之左右皆譽之時人有割
民膏希君澤之議○元遣平章闊闊出左丞
哈散來賜王葡萄酒且令闊闊出哈散等陪
國事闊闊出尋北還○遣中原侯昱大將軍
金天錫如元謝復位○冬十月元潘州達魯
花赤閣里大遣人獻羊馬賀復位○十二月
下左司諫秋適獄時閣人黃石良寅緣用事
陞其鄉合德部曲為縣適不肯署其案石良
與內豎石天補金光衍乘間譖適王怒親枷

適囚于巡馬所押者謂適曰可由徑行適不
肯曰凡有罪者皆歸于有司未有枷鎖于王
所者吾當行官道使國人見之王枷諫官榮
亦足矣何必效婦兒掩面委巷乎○復舊官
制

己巳

二十五年

元大德三年

春正月萬戶印侯金忻密

直元卿等擅發兵執萬戶韓希愈等十餘人
初希愈鎮合浦侯奉使至與爭席希愈扼其
項跨其腹久之乃釋侯還訴于安平公主請
加希愈罪公主曰希愈有功且齒長汝非希

愈孰敢侮汝其勿復言侯等謀傾軋之及公
主薨王相希愈侯等畏莫敢發會僧日英構
誣語謂郎將李承祐曰希愈等謀不軌承祐
以告侯等侯等擅發兵執希愈及上將軍李
英柱千戶石天祐及其弟天卿將軍李茂朴
松堅元冲甲韓大莊俞守大前中郎將白瑞
卿別將裴仁儉等告行省左丞哈散曰希愈
等將殺侯忻挾王竄海島事急不先圖禍且
不測今已執之左丞其圖之哈散曰王亦知
否曰王若不知誰敢為謀哈散密令其子往

候王宮仍戒之曰王若知其謀必嚴警備汝
見王曰吾父聞變恐懼無兵衛故遣我借兵
其子黎明往王宮宮中聞然衛士皆卧未起
及上謁王趣召見賜弓劍其子還告哈散曰
前言乃妄也然業已執希愈等詣王宮請訊
之王與哈散鞠希愈等不服囚于巡馬所日
英逃又鞠希愈等凡八日惟英柱仁儉誣服
希愈等竟不服侯忻元卿與其黨及上將軍
姜桓大將軍金七貂將軍桓貞李瑀少尹閔
頤等以日英逃希愈等不服將如元訴帝玉

使右副承旨金深留之不從程等皆謀陷希
愈者也○二月流韓希愈李英柱于海島餘
皆杖之哈散還帝問希愈之故對曰希愈本
無異謀但忽刺歹欲為益知禮普化王地耳
○罷西北面指揮使尹瑤先是王謂宰相曰
瑤飲食印侯等罪一也不拘留印侯罪二也
給桓貞閔頓驛騎罪三也蓋治之中贊洪子
藩唯唯知都僉議崔有滄獨曰侯等之行殿
下且不得留瑤安得止之宰相之入朝者指
揮使其能不飲食之耶貞等擅乘驛騎非瑤

給之也蓋由宰相不得其人致有此事不罪
宰相而罪瑤可乎議遂寢然瑤竟坐罷以金
富允代之○三月遣知都僉議司事崔有滄
如元賀生皇子○王獵于東郊遂幸壽康宮
日事宴樂賜娼妓銀八斤又以二銀瓶為的
射之賜中者○夏四月元杖流趙仁規于安
西崔冲紹于鞏昌遣工部尚書也先帖木兒
翰林待制賈汝舟來詔曰仁規等所行不法
已勅中書省量輕重決遣自今命官有罪須
具事情本末聞奏毋得輒行殺戮又爾國臣

庶曾被世子流寬海島及斷沒人從國王分
揀審錄○放趙仁規妻子族黨之囚繫者召
還韓希愈李英柱○遣判三司事鄭仁卿判
通禮門事柳瑒如元辨印侯誣罔○元遣塔
海闊闊不花等來執韓希愈李英柱元卿及
判密直司事柳庇都評議錄事宋之罕以歸
庇乃哈散鞫問希愈時譯者之罕主文案者
也○趙仁規妻及其子瑞璉瑒及崔冲紹子
直如元○五月印侯李混元瑒鄭瑒元卿許
評免○韋壽康宮王狎昵羣小嗜好宴樂倖

臣吳祁金元祥內僚石天補天卿等務以聲
色容悅謂管絃坊大樂才人猶為不足分遣
倖臣諸道選官妓有色藝者又選城中官婢
及巫善歌舞者籍置宮中衣羅綺戴馬尾笠
別作一隊稱為男粧教以新聲其歌云三歲
寺裏點燈去有社主兮執吾手儻此言兮出
寺外謂上座兮是汝語又云有蛇舍龍尾聞
過太山岑萬人各一語斟酌在兩心其高他
緩急無不中節王之韋壽康宮也天補筆張
幕其側各私名妓日夜歌舞褻慢無復君臣

東鑑四十一 二十五
之禮供億賜與之費不可勝記○秋七月以將軍金儒為慶尚全羅揚廣三道採訪使前王惡儒祝髮置之八巔寺及王復位儒長髮拜將軍貪婪傾巧漁奪民利逞欲固寵靡所不至聞其來者莫不痛憤○柳庇逃時庇還自元王疑其與印侯同心欲罪之故逃○九月流監察史蔡禍于海島禍監左倉頒祿有內豎傳旨輸米若干斛于內以給宮人禍曰今日所頒府衛將校之祿也若輟與內人恐虧聖德固沮之王怒流之○以中贊宋玠監

修國史安珣修國史閔漬同修國史罷僉議車信崔有滄密直柳庇吳仁永劉福和僕射洪訖○冬十月元遣闊里吉思為征東行中書省平章事耶律希逸為左丞時哈散還奏王不能服其衆朝廷宜遣官共理帝從之○十一月幸溫泉

子庚

二十六年元大德四年春正月元遣闊闊不花來頒冊皇后詔○夏四月遣同知密直司事薛景成如元吊皇太后喪○戊午王如元吊喪○五月闊里吉思囚東京副留守羅允于行

省先是有僧天固陶瓦龜一雙朱書恠語于背埋惠宿寺石塔下尋自掘曰此龜甚神異眩惑衆人闕里吉思移文中書省杖之又以允不行禁理反信妖術囚之○六月壬子王至上都帝大設只孫宴只孫華言顏色赴會者衣冠皆一色帝命王侍宴王於諸王駙馬坐次第四寵眷殊異○王以羊二百頭酒二百榼上壽于帝翼日又詣闕設扶頭宴帝命唱高麗歌王令大將軍宋邦英宋英等歌雙鷺曲前王執檀板王起舞獻壽帝與后悅○

秋七月王詣闕獻童女二人闕豎三人又以童女一人歸丞相完澤○帝以皇太子千秋節赦印侯金忻等○帝命本國所奏風俗百事許令依舊賜王弓矢海青鷄子及銀鞍二賜從臣金段表裏各三百三十六匹弓劍各三十鞍二十皇后賜王衣三襲○壬辰王發上都○賜右中贊宋玠推誠贊化安社功臣彌○八月上洛公金方慶率方慶安東人新羅敬順王之遠孫母有娠屢夢餐雲霞嘗語人曰雲氣常在吾口鼻兒必神仙來及生養

於祖敏成家小有嘆憲必卧帝街衢牛馬為
之避人異之性忠直信厚嚴毅寡言器宇寬
弘不拘小節多識典故能斷事檢身勤儉不
遺故舊雖致仕閑居憂國如家國有大議必
咨之年八十九頭髮木白氣骨異常能寒暑
無疾脩然而逝時用事者惡方慶遂沮禮葬
後謚忠烈○閏月辛巳王至自元○闊里吉
思享王○韓希愈李英柱柳瑯等還自元王
入朝辨希愈印侯曲直故釋希愈等歸之○
冬十月密直副使致仕李承休卒承休性正

直無求於世酷好浮屠法○王與闊里吉思
畋于西郊○闊里吉思欲革本國奴婢之法
王上表奏云凡屬我疆實非他俗若良若賤
有何憎愛皆我始祖垂誠于後嗣子孫云凡
此賤類其種有別慎勿使斯類從良若許從
良後必通仕路漸求要職謀亂國家若違此
誠社稷危矣由是小邦之法於其八世戶籍
不干賤類然後乃得筮仕凡為賤類若父若
母一賤則賤雖本主放許為良於其所生子
孫却還為賤又其本主絕嗣亦屬同宗所以

然者不欲使從良也或有因勢托功擅作威
福謀亂國家而就滅者益知祖訓之難違若
更此法非徒如治亂絲因失舊章不得僅存
遺緒故於至元七年小邦去水就陸之時先
帝遣達魯花赤以治之于時因人告狀欲變
此法具由聞奏廷議明斷俾從國俗得至于
今茲者省官初莅此邦不察制法之意必欲
變更故臣於今夏入覲具悉表奏伏蒙俞允
今奉聖旨良賤事宜更遣人受決臣竊思惟
既許仍舊焉可更新故忘冒黷備奏愚懷伏

望俾從先命乃罔後艱○十一月闊里吉思
囚中贊宋玠前判密直司事柳庇副知密直
司事金深金延壽中郎將鄭真長史張漢烈
都評議錄事李安兩等于行省獄先是庇之
逃也有憾於玠及闊里吉思之來庇告曰頃
者漢烈以皇太后崩告於玠玠乃言曰薛比
思此華言報喜之辭也玠何人敢言如是耶
庇實與深延壽共聞之於是闊里吉思執玠
等及漢烈令對辨又囚玠子右副承旨璘郎
將孫將軍瑞及其姪左副承旨邦英將軍臣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一
二十九
旦于巡馬所尋釋庇及深延壽真漢烈安兩
等吉思擅權納賄好惡不公自宰輔以下不
問尊卑曲直稍忤於心或杖或囚一國之人
無不行賂○遣贊成事崔有滄如元先是帝
命以冬月遣陪臣之賢者赴京○幸平州溫
泉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一

高麗紀

忠烈王五

二十七年

辛丑

元大德五年

春正月

王率百官幸妙蓮

寺為皇帝祝釐諸路行省皆以正月朔望行

香祝釐蓋元禮也○二月遣瑞興侯瑛入侍

于元○三月元以行省平章闊里吉思不能

和輯人民罷之於是吉思等率官屬還時中

郎將朴洪以通事為吉思腹心借威市息多

受賄賂至是隨吉思如元謀變國俗不遂而

歸○夏四月僉議參理金賸卒賸性純厚無
華奉公以正○元遣宣慰使塔察兒刑部尚
書王泰亨來詔曰向以爾國自作不靖遣平
章政事闊里吉思等權令與王共事以鎮邊
之非欲久任於彼今悉命赴朝然闊里吉思
等來言爾國越禮濫罰官冗民弊故命中書
省移文曉之來表乞不變更祖宗舊法朕惟
先朝以本國官號與朝廷不殊已嘗改正王
於是時即當以類推之事如害義改亦何難
王其勉思累朝覆育之恩以宗國生靈為念

威福予奪當自已出事體有未便民情有未
安者其審圖之繫爾羣僚悉心奉正各修乃
職敢有蹈襲前非專恣不法王雖爾容朕必
不貸中書省移文曰王近表奏增置省官百
姓不安及乞不改祖風等事已有頒降詔書
其奴婢一事則以本國舊俗為辭此猶可說
至如王國而用天子之禮凡大會山呼萬歲
有此僭越又本國刑罰不中因人誣告不問
證佐止憑元告三問不招無問輕重流配海
島遇赦不還刑獄枉濫觀此一事餘皆可槩

見又本國王京裏外諸司衙門州縣摠三百五十八處設官大小四千三百五十五員刻削於民甚為冗濫加之賦役頻併少有不前鄉縛凌虐忍痛銜冤無可伸理城郭州縣虛有其名民少官多管民官按廩官半年一次交代令本處百姓自備牛馬路費等物迎送新舊官道路如織防農害物民甚苦之又元立站赤每處三四十戶近年不問公私有無文憑皆乘駟馬若王近侍者差出即起二三十匹餘驗高下各有等差兼所管官司百色

科擾因此逃散三存其一闕數不補又本國歷數十年未嘗加於賦役比之其他優恤甚重近因權臣所行不法百姓困弊其餘事理難以縷陳○王興塔察兒王泰亨等鞠宋玠于行省承帝命也○五月左丞耶律希逸還帝逸焚材之後○併省內外官其官名有同上國者悉改之又以完黃代赭袍紅傘代黃傘除幽舞警蹕之禮○王復與塔察兒等鞠宋玠事張漢烈伏其誣○遣知都僉議司事閱登如元請改嫁寶塔實於公主及麗耽羅

東鑑四十一
三
摠管府款本國置萬戶府又言本國亂民忽
刺歹等憑恃上國威靈奪人土田人民甚衆
請還本主以備完稅改嫁表登不敢進而還
○秋七月丙子韋韋康宮宰桓怒赤內房庫
內僚輪日享王後以為帝○命韓希愈崔有
濟宋和金台絃金迺壽吳邗宋邗英等識利
國便民之事以聞○贊成事致仕任翊卒翊
以科第進博聞敏記凡典故之闕者數之差
有疑而質之者翊辨之如響應○遣密直副
使金台絃如元賀聖節台絃至上都適帝幸

朔方中書省奉勅諸路使臣一切停住台絃
獨曰下國自事大以來歲時朝賀未嘗有闕
今若停住不進恐得罪遂許之北達行在帝
嘉其忠懇特賜御食以寵之○八月以金貂
為忠清道按廉使先是慶尚道按廉使朱印
遠貢二十升黃麻布王令左右爭取以為戲
宰相言於王曰印遠重歛於民謫事左右又
惡聞鳥鵲聲常令人嚇以弓矢一聞其聲即
徵銀瓶民甚苦之宜罷其職王欲以貂代之
宰相曰貂曾為龍山別監侵漁百姓及為安

東判官坐賊流于海島今若以貂代印遠是以暴易暴甚不可也又令外方貢二十升黃麻布女工之難紡績尤甚况村野之婦安能細織必將求諸京城價重難買民必不堪且帝諭曰事體有未便民情有未安者其審圖之亟令罷此王納之既而以貂為按廡使印遠仍舊竟不罷細布之貢時有一內僚從容白王曰聞諸道路宰臣朱悅無子天道無知豈不信然王曰不有印遠乎對曰悅情直絕倫印遠貪邪無比故曰無子王大笑○戊寅

慧見于北斗壬午亦知之○僉議貧成事致仕崔守璜卒守璜性正直勤儉家貧不能衣食恬不為意初以國學學諭無鄙兵馬錄事一日以公事歷詣諸相家署案有一相不冠與客坐守璜抱案而進既又退跪其相屢使之前守璜若進而不進者良久其相乃悟起入冠而出其執禮不諂如此○王欲還宮諸嬖幸進言曰前月野鹿入城今又慧見宜舍郊禳灾凡王之出遊嬖幸益橫恣託避灾異勸王留連如此○乙未慧見于上台○元中

書省移文云大將軍金天錫姦詐凶回離間
 王父子宜放歸鄉里○九月以慶尚道按廉
 朱印遠無其道勸農使寧樞上言印遠侵虐
 百姓不可復任王命左承旨趙簡宦官柳允
 珪往都堂與印遠證詰宦者李信嘗往慶尚
 具知印遠貪汚以聞故王亦令信往質之信
 曰吾之行也印遠待之甚厚感恩則有之然
 供億之費皆民膏血也又吾歸自皆骨山見
 民扶老携幼往東界者絡繹於道問其故皆
 曰避朱按廉暴虐也允珪又列印遠所賂豹

實壬

皮等物於前曰此亦君之所橫歟也印遠佞
 首不能對○冬十月乙酉王如元次銀川帝
 有詔勿朝遂幸海州○十一月庚子王至自
 海州○庚申王獵于南京○十二月壬午王
 至自南京

二十八年元大德六年春二月遣贊成事柳庇如
 元吊晉王喪○僉議中贊致仕薛公儉卒公
 儉性廉謹好禮朝官六品以上有父母喪雖
 素不知者必素服往吊有造謁者無貴賤倒
 屣出迎嘗卧疾蔡洪哲入卧內診視布被莞

東 卷四十一
六
席蕭然若僧居出而嘆曰自吾輩而望公所
謂瓊虫之與黃鶴後配享玉廟○三月中贊
致仕庶丞益棄官為僧丞益酷信浮屠法刻
髮被袈裟置炭火掌上焚香念佛顏色不變
時人謂丞益不足責名器可惜○夏六月同
知密直司事元卿卒卿性豪奢好射御不喜
文儒幼習蒙語屢從王及公主入元世祖常
呼之曰納麟哈剌以其應對詳敏舉止便捷
故曰納麟以其鬚髯美且黑故曰哈剌○命
趙簡鄭僖方于宜薛超等試國學博士能通

六經者遷秩從金元祥之議也試者纔通一
二經故皆不得叙○冬十一月秦良弼還自
元帝命王親朝賀正○十二月庚申朔王如
元命齊安公淑權署征東省事○遼陽省奏
帝請併征東遼陽為一省移司東京王上表
以征東立省本為鎮遏倭寇今自東京至我
開京一千五百餘里自開京至合浦一千四
百餘里若以征東省移置東京則合浦倭來
如有告急往返數千餘里必不能相及請仍
舊制以鎮東方

二十九年元大德七年春正月王在元○二月會
 議中贊致仕韓康卒康嘗為全州防禦副使
 金之田賦常不滿額守多坐罷康至理屯田
 之廢者得米穀二千餘碩吏輯民安然性佞
 佛王嘗問享國長久之道悉以浮圖之言對
 ○夏五月丁未王至自元○六月都舍議贊
 成事致仕金富允卒富允起自卒任質樸無
 華慕性公王嘗從王八元雖值險難執節不
 移世租知其名授征東省官王賜鐵券○罷
 興安都護有副使金瑞是王之妻姬鳳池蓮

者本府妓也邑吏裴度嘗有憾於瑞是託鳳
 池蓮訴王王遂罷之籍其家○王謂左右曰
 人臣之節漸不如舊昔李混尹瑤主銓選寡
 人欲以混弟子和為行首混辭曰殿下不以
 臣為不肖待罪銓曹而臣之弟為行首則人
 謂臣何又以瑤之子安庇為權務瑤亦曰臣
 之子年少臣又掌銓選不敢受命皆固辭弄
 三今之主銓選者先以羨官授親戚不令寡
 人知之况敢辭乎此所以廉恥日喪世道日
 降也○秋七月賜林瑄等三十三人及第丙

科第一人許冠珙之子宋玠之婿國制六品
以上不許赴試雖拜六品不謝則聽赴舉冠
拜即將四年不謝玠曰宦途多門何必登第
冠曰先人遺子紙使赴試子雖屢舉不中
而紙尚在何敢欲速進而廢父命耶王素聞
其名召至簾前特賜犀帶○元遣斷事官帖
木兒不剌翰林李學士等來命崔有侖韓希
愈柳庇執石胄及其子天補天卿天琪赴京
又諸司官吏有申稟國王公事須先與此子
藩商量不得徑行國王亦須聽從子藩之言

帖木兒不剌遺其价于安南府執金世等四
人先是世告中書省曰石胄之黨慮前王嘗
已謀奉國王將窺海島密令濟州等處造船
畜糧今欲使胄世對辨故執之○初吳祁以
讒佞得幸離間王父子陷害忠良人皆切齒
畏禍莫有言者前護軍元冲甲等五十人欲
告使臣告于王王止之既出又使護軍曹頤
論之冲甲等不從遂以書告帖木兒不剌等
曰大德五年四月帝遣塔察兒王素亨諭王
曰歲福與奪當自已出凡事體有未便民情

有未安者其審圖之又戒臣僚曰悉必率正
各守乃職敢有陷襲前非專恣不法王雖爾
容朕必不貸臣僚等祇承聖訓日夜兢兢猶
恐不逮今有臣吳祁者實為元惡無才無功
徒以姦諂得進以嘗得罪前王窺覓惠後日
夜讒構離間我王父子自以為樹立大功竊
弄威福援引昆弟並參機密數年之間皆至
將相凡本國臣僚無問尊卑小有媿隙輒隔
以罪無辜罷黜者遍於一國至於各道按察
守令以一己愛憎進退予奪背棄聖訓罪不

容誅今有聖旨亦不疑懼謀欲沮之天使還
朝之後必有異圖伏望廣咨國入制于未亂
帖木兒不花等得其書言於王曰冲甲所言
雖非吾等所斷亦不可不問宜將冲甲與祁
赴京對辨尹萬在鄭信金禧尹諧吳永丘李
舟李俱宣宗桂高迺洪承緒等又以書告使
臣洪子灌金璋閔萱閔廣鄭璿權永金台鉉
高世金文村李混元璉許評申珩金迺壽趙
文簡金元祥并光廷尹吉孫吳玄良金由杜
等又極言祁罪惡子藩又言曰出納王命內

則有中貴三四人謂之辭外則有近臣四人謂之承宣非此雖宰相不敢與焉邪今已拜相猶且出入王宮與承宣無異可陳所告皆為邪謀使臣默然○八月遣右中贊韓希愈前贊成事崔有濟以石膏及其三子如元○致仕宰相蔡仁撓等二十八人及前密直副使萬戶金深等軍官一百五十人又詢使臣請罪吳邪王召版圖判書致仕崔諤曰聞卿等亦將訴吳邪于使臣有諸姑徐之諤不從乃與朴全之等三十七人又詣使臣請罪吳

邪皆不聽○帖木兒不花李學士還贊成事柳庇偕行安珣等廢于郊李學士詠一句曰白酒紅人面囑珣和之珣遲留李自和之曰黃金黑吏心蓋諷帖木兒不花受邪賂綬其罪也○洪子藩元冲甲與諸宰相率三軍圍王宮執吳邪送于元先是三聽邪譖命同知密直司事金台鉉承旨宋彥行省左右司官等捕知申事金元祥不獲萬戶金深率三軍詣闕請宿衛禦亂王不允王亦知邪欽怨於衆傳旨曰當復金深及軍官等職于藩疑邪

害已防備甚嚴祁亦疑懼不離王側子藩與
宰樞及深率三軍將士及中甲等圍王宮請
出祁王不許請至再三王不得已將出之祁
勢窘但叩頭請留護軍吳賢良直入王所執
斫以出王使內人傳旨請留祁諸宰相持疑
子藩厲聲曰上既許之何疑之有趣護軍崔
淑千押祁送于元初子藩議圍王宮參理鄭
璿不可曰退一姦臣不過一武夫力耳何至
用兵子藩不聽後聞上國以為言乃悔之

臣等按

吳祁信有罪矣王不漸之以義右

之亦甚子藩論列罪惡及後陳請庶可回
王之惑矣遽率三軍以圍王宮雖欲免脅
君之罪得乎

九月內僚金儒告護軍朴圭即將吳仁贊出
使于外潛備船艦資糧必有異謀王命宰樞
鞠之宰樞鞠圭及仁贊謀亂之狀以聞王大
怒手裂其眦既而悔之○以洪子藩為僉議
左中贊復尚左也○庚午王如元蓋欲沮前
王還國又請欲以公主改嫁瑞與侯璵人以
為惑於承旨宋璘之謀也王至西京帝不許

入朝乃還

臣等按古人有言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君不能得之於臣忠宣公主之琴瑟不調人所難言也忠烈為人父不能教子義方使之夫不夫婦不婦以失正家之道盍亦於己有關乎奈何不自反躬不念幹盍之重欲以佳婦嫁與同姓之親乎綱常天理於是大毀矣忠烈信用檢小膚懇辭間之計既沮忠宣還國又欲改嫁公主凡所以傷骨肉之息滅父子之親者肆行而

莫之恤傳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忠烈之不君不父若是何暇責忠宣之不臣不子乎

冬十月元遣兵部尚書脫脫帖木兒來捕吳祁蓋不知祁已赴京也脫脫帖木兒見王屏左右曰帝有命王雖離國必令迴還今已還國此則可矣敢問王之入朝諸宰相以為可乎王曰然時洪子藩在側不敢言使臣又曰帝有命王之入朝欲言何事王不能對使臣曰可與宰相商量子藩進言云云王乃對曰

吳祚及石甯父子多行不法聲聞于天我實不知然孰謂寡人不知為此恐懼欲躬進天在以聞耳○十一月元遣刑部尚書塔察兒翰林直學士王約來約謂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寧肯為王國家地耶王位謝曰臣老耄聽信儉邪是以致此今聞命願奉表自靈且請前王還國其小人黨與悉聽使臣治於是執宋璘囚于征東省數其罪曰汝勸王朝覲騷擾百姓一也汝父玠曾經禁錮帝之所知乃敢詐冒濫

受朝命二也因謂王曰人之有疾得藥必愈今我之來誠王之良藥也遂與王至壽寧宮入香閣調寧臣金迺壽曰聞有鞏臣金元桂者諱耶時元桂在王側跪見使臣曰入國境有告者曰元桂奪人已媒之妻又奪軍官虎符與妻之兄弟請治其罪執而囚之又囚護軍崔甯中郎將黃允孫等皆為前王從臣久不赴都故也○塔察兒等囚吳祚兄弟三司右尹魯承普濱正郎玠少尹連及妹夫中郎將趙璘○塔察兒等令行省左右司鞠朴圭

等皆伏○遣齊安公叔請還前王其表略曰
幸緣早歲之惠勤獲忝先朝之釐降方初得
子鍾憐奚止於隋珠及至成人割愛令歸於
僕闕既累生孫於帝側又曾尚主於日邊喜
極事乖情疎奸人以此從衆膚受江總有能
如能辨其面欺王何為石不用由已可責在
臣凡小邦久懷穠李之陰能保老萊之業曩
昔人之難復思佳婦之足戀
三十年元大德八年春正月甲寅慧見于奎○僉
議贊成事致仕伍允孚本允孚世為太史局

辰字

官精於占候經夕不寐雖祁寒盛暑非疾病
不癢一夕有星犯天樽曰當有飲者奉使來
他日有星犯女林曰當有使者來選童女皆
驗又善卜筮元世祖召試之益有名世祖親
征乃顏王欲率兵助征行至平壤先遣柳庇
既行使允孚卜之對曰某日庇必還而殿下
亦自此返矣至期王登聖容殿後岡北望久之
戲謂允孚曰汝卜得無謬乎使左右執之
允孚進曰今日尚未昏可少待有頃驛騎揚
塵而來果庇也庇至上謁曰帝有詔還兵王

益信之久孚往切直頗以國事為己憂每因
災異輒入告言甚懇至時政有可言即入諫
不聽涕泣固爭期於必從嘗告朔奉恩寺太
祖真殿既奠且拜且泣曰太祖太祖君之國
事非矣因嗚咽不自勝其誠懇類如此為人
貌醜寡言其安平公主嘗謂王曰何故數引
見此人王曰允孚吾之崔浩貌雖醜不可棄
也後公主頗改容禮之嘗自圖天文以獻日
者皆取法焉○塔察兒等仇吳璘金元桂等
十人于海島釋宋璘○遣金深如元表謝遣

使來治吳祁之黨又請還前王○二月下中
贊宋玠之子孫于巡軍獄初玠欲廢前王且
謀改嫁公主恐事不濟以季女嫁帝乳母之
子為授其婿先自元送餞享王宰樞俱會孫
行酒中贊洪子藩辭以醉不飲孫怒出不遜
語子藩亦怒遂出孫厲聲曰復相子藩豈帝
之所知乎宰相白王囚之子藩怒數日不視
事○復用黃袍黃金塔察兒王約之歸也書
於王曰黃袍黃金塔察兒王約之歸也書
未有明禁猶可復用王遂復之○囚內係前

護軍宋均于巡軍初王以洪子藩之言表請
還前王前密直副使宋邦英前承旨宋璘等
惡前三說王作畏吾字書獻于帝沮之遂以
金寶印白紙十二幅授均託以請八朝至京
師凡可以沮毀前者隨宜作書獻于帝會
帝不允八朝之請均不得施其計乃截其紙
于宦者福壽家乃還後即將李承雨賚其紙
東還會塔察兒歸遇諸路取之還付承雨二
幅曰汝歸以示汝國宰相即以其餘上中書
省且言均謀省官曰除吳郁石夫補外亦有

如此行詐者乎承雨還以告宰相樞白玉因之
○三月王命釋宋均宰相不肯使衛士名均
至宮門釋之○元遣兵部尚書伯伯劉學士
來王迎八行省伯伯傳帝旨問曰王嘗上表
請還前王乎曰然曰又有以畏吾文字請沮
之乎曰不知伯伯顧屬宰相等為證使具書
王所言為咨文遂執宋均問曰汝用金寶紙
欲為何等事均曰王使均請入覲惟此一事
耳又問誰書畏吾文字乎對曰護軍田惠也
以問惠不敢匿伯伯乃曰中書省欲奏請

還前王表適畏吾文字出無署無印省官疑
之寢不奏王還宮宋邦英宋璘等八說王使
承旨金子興持畏吾文字草本以示使臣曰
我倉卒承問輒以不知對既還得此書於箱
篋但忌之耳實我所知也邦英等恐子興傳
之不悉遣其黨韓慎偕往伯伯怒問子興曰
王授汝草本時誰在王側曰宋邦英宋璘韓
慎在左右伯伯使子興書其言為契又問宰相
相等曰王於行省與吾有言耶宰相等對云
云伯伯又書為契王請宴使臣辭乃與王鞠

邦英等于行者王出言若將救之者伯伯曰
有臣如此不治其姦後將益甚遂出畏吾文
字本章以問宋璘曰書此者為誰曰邦英鞠
邦英不服被縛乃服邦英璘之從兄也惠本
國人自先世入居遼陽內僚石天鄉引為腹
心起家至護軍生事誤國其惡有甚於金天
錫○夏四月伯伯等還百官與書曰邦英等
志在患失欺罔君父無臣子之義請歸奏天
子亟正其罪使前王及公主東還國人之望
也於是伯伯劉學士乃與王議令大護軍夜

先旦中郎將金章押邦英等送于元○韓希
愈崔有滄柳庇還自元有滄庇詣中書省求
奏請前王表未獲而還○元遣叅知政事忽
憐翰林直學士林元來時吳祁石天補繫獄
于元而有用作事者肆為姦欺無所畏忌故遣
二人來鎮遏之○五月置國學贍學錢初贍
成事安珣憂庠序大毀儒學日衰議兩府曰
宰相之職莫先於教育人材今養賢庫殫竭
無以資教養請令六品以上各出銀一斤七
品以下出布有差歸之養賢庫存本取息永

為教養之資兩府從之事聞王出內庫錢數
以助之時有密直高世者自以武人不肯出
錢珣謂諸相曰孔子之道垂憲萬世臣忠於
君子孝於父弟恭於兄者是誰之教耶若曰
我為武人何苦出錢以養爾生徒則是不為
孔子也而可乎世聞之甚慚即出錢珣又以
餘貲付博士全文鼎送江南畫先聖及七十
子之像又購祭器樂器六經諸子史以來至
是珣請以密直副史致仕李愷典法判書李
瑱為經史教授都監史於是禁內學館及內

侍三都監五庫願學之士七管十二徒諸生
 橫經受業者以數百計○六月國學大成殿
 成初元耶律希逸以殿宇隘陋甚失泮宮制
 度勸王重新文廟以振儒風至是乃成王詣
 國學忽憐林元從之七管諸生具冠服迎謁
 於道獻歌謠王八大成殿謁先聖命密直使
 李混作八學頌林元作愛日箴以示諸生○
 秋八月江南僧紹瓊來遣承旨安于器迎于
 郊王率羣臣具禮服邀至壽寧宮聽說禪○
 宋邦英宋璘及上護軍李宏還自元王各賜

衣時帝寢疾政在中宮宏兄宦者福壽得幸
 用事又帝乳母為璘營救故邦英等賴以免
 先是韓希愈與崔崇吳演等入內議事號曰
 別廳至是邦英璘亦與焉○遣密直司事高
 世于瀋陽推刷人物內僚大護軍金儒護軍
 金汝舟潛以書達前王事覺王怒杖之下巡
 軍○冬十月元杖流吳祁石天補兄弟于安

西

乙巳

三十一年

元大德九年

春二月忽憐疾篤有為之

進藥者忽憐曰汝國姦臣執命父子相圖故

帝遣我來監我若飲藥死其得無後言乎况
死生有命雖良藥莫為竟不飲而卒○三月
以洪子潘為慶興君咨議都評議司事韓希
愈都僉議中贊子潘復相編縫調護欲使王
父子如初吳石王宋之黨惡之數短於王故
罷○賜儒士康慶龍穀時慶龍家居教授其
徒十人中監試未謁呵喝之聲竟夕不絕宗
室益陽侯第在其傍異日侯入見王問民間
事侯因白之王曰此老雖不仕誨人不倦以
忘于成豈曰少補哉命吏載穀就賜其第○

夏四月內庫享王于壽寧宮賞花○台僧紹
瓊于宮中王與淑昌院妃受菩薩戒中贊韓
希愈承旨崔崇入啓曰秘記云國君敬南僧
必致覆亡之禍願殿下慎之不聽○五月淑
昌院妃享王○忽赤享王○六月僉議贊成
事鄭璿卒璿內剛外和喜怒不形嘗掌銓注
一出於公雖近律用事者稱旨干請亦不聽
○秋七月內庫永濟倉享王○上護軍秦良
弼還自元帝命王親朝賀正○冬十一月宰
樞享王○戊午王如元韓希愈王惟紹高世

金文行韓慎知申事李伯超左副承旨吳演
鷹揚上護軍秦良弼等二十九人從行宋邦
英宋璘亦欲行曹頤白玉曰二人得罪上國
不宜扈從上必欲私二人請入奏乃可召之
二人往頤家謂曰吾等不得扈行豈有沮之
者耶頤曰我實沮之二人至義州固請於頤
頤八白曰二人遠來難以還遣可使異路而
行王許之王之將入朝也前王恐王宋之徒
從至京師恣其兇謀乃請於塔剌罕丞相曰
當使洪子儻崔有倫柳庇金深金延壽從三

年

以來丞相奏許之由是五人亦發行○命
右中贊金瑋權署行省事○十二月元放趙
仁規還謁王于遼陽以帝首即除判都僉議
事○王至元館于前王邸
三十二年元大德十年春正月壬寅朔王在元○
秋七月僉議中贊韓希愈卒于元希愈性樸
素密達善射御有膽力從金方慶討珠島耽
羅日本皆有功家無畜積屢丐貸於人嘗從
王出田每射輒中王賜馬亦不畜輒以與人
其平居治弓矢繕甲冑若臨戰陳年雖老每

東坡志林卷之十一
月夜操長槍且走且跳曰吾力尚可用也○
八月遣知都僉議金台駭如元賀聖節時嗜
利之徒分朋作黨離間王父子情不相通台
駭周旋其間一以至公人無間言○九月僉
議中賢致仕安珣卒珣興州人為入莊重安
詳在相府能謀善斷同列但順承惟謹不敢
爭嘗以養育人材興復斯文為己任且有鑑
識初見金怡白元恒曰後必貴又李齊賢李
異少俱有名召令賦詩觀之曰齊賢必貴且
壽異則不年矣後皆驗晚年嘗掛晦菴先生

真以致景慕之意遂號晦軒其文章亦清勁
可觀及葬七館十二徒皆素服祭於路謚文
成○慶興君洪子藩卒於元子藩僕射瓘之
後性敏達魁梧俊偉材幹絕人自少人皆以
公輔期之金仁俊與子藩父不相能子藩詣
仁俊力辨仁俊曰異哉此子世亦有生子如
此者乎其在相府夙夜匪懈事有不合於義
則輒固執必以己見為是雖位居其右者亦
莫敢矯之堂吏每自事皆畏縮不敢舞智子
藩既署則退喜曰洪公已顧矣餘可易與耳

三為首相論議持正有大臣風度然王信讒
任用不專罷相封君至是入朝謁丞相具言
王惟紹廢嫡之謀且欲奉二王東還未就而
卒丞相奏帝傳車歸其柩前王遣人祭之子
藩先喪母事父孝雖迫於官事不廢定省性
又好潔每更衣必盥手日沐浴夜必具衣冠
拜天謚忠正配享忠宣廟○初王在前王邸
左右聲言王欲與前王俱東還王惟紹宋邦
英韓慎宋璘等使其黨宋均金忠義白王曰
前王不自安而怨殿下有年殿下雖加慈愛

適足以賈禍耳且殿下獨不念丁酉年事乎
會一日王因更衣出仆地折齒數日不能進
食惟紹等又乘間勸王移寓時寶塔公主失
愛於前王遷居于祗候司王亦徙舍於此惟
紹等自謂得計因乳母及宦者李福壽譖前
王於皇后又譖於左丞相阿忽台平章八都
馬辛曰前王素失子道不能與公主諧故我
王疾之欲以禿魯花瑞興侯璉為後者非一
日矣為前王計誠宜悔過自新以供子職昨
我王舍於其邸而又不謹侍奉至使仆地折

庶我王雖欲勿怒得乎往者前王自願為僧而省官不聽今若使之祝髮令璵繼尚公主則可以副我王之志也阿忽台八都馬辛皆許之璵貌美王使之衣袂服數往來以觀公主公主素不謹行每與內僚諸人亂前王益不屑故遂屬意於璵崔有滄言於王曰殿下在本國未嘗祭於景靈殿乎聖祖及親廟之主其胙容具在若瑞興侯立退王其祖彌西原始陽二侯入附則殿下親廟之主不容不遷矣殿下千歲之後寧能信其不爾耶高宗

元宗臣皆及事之今老矣不忍一朝忽焉不祀臣若不諫無以見先王於地下矣王慘然動容者久之一日惟紹等見右丞相荅剌罕以王言諧前王荅剌罕曰益知禮音化王世祖之甥也寶塔公主亦宗室之女也改嫁齊嬪於理安乎惟紹復諧之如告阿忽台荅剌罕曰瑞興侯亦王之子耶曰否曰誰出耶惟紹未能對退問於崔有滄有滄曰子亦宗室宜自知之矣惟紹等謀既洩洪子潛等五人詣中書言惟紹等離間王父子逆理亂常罪

東麓 四十一 二十五
莫甚焉省官召王父子面詰之遂執囚惟紹
等四人未幾高世金文衍秦良弼白王曰臣
等負羈紲於此為日已久無所報効但願奉
殿下東出齊化門王曰我聞前王遣人於淮
頭驛要我渡河而沈之我雖老獨不畏死耶
世等乃與從臣七十人上書中書省極論惟
紹等罪狀且請奉王以還省官奏之於是設
宴殿王又累進驛馬以役行王無以為計乃
飲藥發痢疾自夏至秋不起潛遣人詣行在
請與公主俱歸阿忽台以奏皇后曰翁與婦

偕行可乎必不得已則我且還都備車帳以
送亦未晚也公主聞惟紹等被訐怒甚召文
衍杖之又使人守戶凡署名告狀者禁其出
入王所於是諸從臣皆離散曹頤景先去惟
秘書丞李兆年內豎崔晉侍

三十三年

元大德十一年

春正月王在元○三月宰

樞遣即將康智如元告糶○前王遷王於慶
壽寺時成宗皇帝崩前王與皇姪愛育黎拔
力八達太子及右丞相答剌罕等定策迎立
懷寧王海山為帝奉太子旨捕王惟紹宋邦

英宋璘韓慎宋均金忠義崔洵及其黨惡者
囚之於邱遷王於慶壽寺以崔有滄為僉議
中贊柳庇李混為贊成事金深為參理許評
判密直司事金迎壽金台榘知密直司事金
文衍同知密直司事尹瑋吳漢卿為密直副
使朴承功羅允材為三司左右使乃以從臣
權漢功崔實主選法王所任使者悉罷之以
其所親信者代之除授者八十餘人皆出於
請謁使漢功實賈批判啓王行印而已自是
王拱手而國政歸於前王遂遣文衍等宣批

高麗忠烈王

判逮捕惟紹之黨及有宿憾者於是文衍囚
中贊致仕宋玢等三十六人籍其家而流之
其餘或杖或死者數十人前王又擡選內豎
金洪守等斬于市

臣等按王惟紹等雖間王父子之罪固所
當誅然說人之離間父子者夫豈無自而
然耶忠宣流父王近臣殺父王嬖妾傷父
王之心失子道者既多至是王之父子俱
在上都各樹黨援自相傾軋至於逼遷父
子之變於斯極矣嗚呼父雖不慈子不可

以不孝忠宣不能改行自新移怒於父王左右之臣而盡誅之是可忍乎哉書曰子不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其忠宣父子之謂乎

夏四月前王誅瑞與俠璵王惟紹宋邦英韓慎宋璘宋義崔涓等籍其家父子凡皆沒為奴慎子充驛戶初璘妻兄前雜林尹李悛寄璘書曰願努力使王父子如初毋誅人邪說以自誤璘死前王得其書嘉之拜悛為密直副使○元遣王還國因署行省以鎮撫○

五月元遣平章撒勒帖木兒學士郭貫來鎮之○丁丑王至自元入御淑昌院妃第○六月國學大司成致仕尹諧卒諧初調尚州司獄人有私其妹者時久旱諧曰殺此人天乃雨長官不聽諧乘馬立道上出其人數罪乃以石壓首即死天雨三日後入內侍從王入覲掌行李供用之費及還歸其餘于國贖人稱其廉性抗直不畏豪勢臨事果斷人不敢欺家貧體鬻不繼煎豆充飢而已○秋七月典理軍簿更定選法先是前王命二司分掌

東鑑四十一
二十八
文武選判事判書同議陞黜其僉議密直有
缺必須馳稟於我乃行宣麻時除授之命皆
出前王故王欲不聽二司之奏丞相等進曰
此為前王之命不可不聽強之再三王雖有
不協於心亦不可否但領之而已○八月竄
故中贊韓希愈之子儉于嘉州復其吏役希
愈本嘉州吏也王自復位以來王惟紹等用
事離間王父子希愈自以謂發迹行伍位至
宰輔感王之德惟王意是順略無規諫前王
謂希愈黨王宋深以為憾○元遣前王從臣

知監察司事崔實來加冊王為純誠守正推
忠宣力定遠保節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尉
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王
賜實衣一襲銀三斤○遣中贊崔有滄如元
賀登極○典法判書李瑱上書前王曰殿下
樹勳帝室睠遇日隆誠宜有功不伐居寵若
驚又與朝臣和如水乳名器至重不可輕也
無功之人不可妄授况延及其族黨乎其詐
稱父王之賜竊府庫錢穀者入皆疾之不可
不察其賜給土田除有功外一切收之官冗

真多糜費廩祿除六部尚書外餘悉併省比
年旱荒民皆艱食宜罷不急之役嘉納之超
拜政堂文學○九月王以前王誕日宴于壽
寧宮○冬十一月以前王命遣直史館尹頌
奉先代實錄一百八十五冊如元時人皆不
可曰祖宗實錄豈宜出之他國乎

臣等按實錄紀祖宗行事之跡其善惡得
失秉筆者直書不隱其間豈無為祖宗為
國家有可諱者耶有可諱者則雖後嗣子
孫尚不可忍見况可使聞於他國乎今忠

宣命儒士為撰先代實錄烏保其不虛美
隱惡有所增損者乎是則實錄非實錄也
其可以此而獻諸天子暴白於天下乎自
古列國諸侯皆有史官掌記時事未聞有
出之邦域之外者何忠宣之不思也

十二月前王遣摠郎李蒼來曰予聞諸司真
吏怠於供職務行非理自今每於月終考覈
賢否勤怠以聞

三十四年元武宗至春二月元遣使來頒改
元詔○燃燈大會侍臣上壽王酬之謂曰今

申戊

日觀燈是吾畢竟事知等宜無辭侍臣皆為之盡觴○夏四月平壤君趙仁規率仁規祥原郡人自少穎異學蒙古語以未能出於濟輩閉戶三年晝夜誦習遂知名每有奏請必遣仁規凡奉使者三十專對之功頗多然多聚田民致富加以國舅權傾一時子壻皆列將相及遘疾子弟迎良醫診視仁規曰吾數迹行伍官至極品年踰七旬死生有命安用醫為時諸子在元唯璉侍疾謂曰汝家兄弟姊妹且九人慎毋忿爭取笑於人自家而國

生摠郎辛歲力請故有是命○秋八月元遣使宴王○王獵于龍泉寺之野○幸壽康宮遂畋于鐵原至孤石亭○王畋于德水縣命焚城隍神祠盖怒海東青及內廐馬之斃也○九月丁未公主薨謚靖和○移御內願堂自是屢移寺院○遣元尹任子松如元告喪郎將李麟起告計于營王○冬十一月營王遣使來吊公主喪○十二月元皇太后遣中使於旻不花來吊公主喪○杖流護軍崔安道于海島定安君許慶廉承益之外孫密直

曹頓承益之妾婿頓與慶爭財訴于王安道
與李宜風俱嬖臣也為慶相譖頓王以頓得
幸上王右之頓與萬戶洪綏譖安道下巡軍
杖流之未幾安道復幸於王頓內懷孤危密
與護軍高子英謀逃入元與護軍蔡河中等
諂事潘王嵩窺觎國釁安道宜風常在王側
專務報讎尹碩孫琦等潛邸舊臣觀望生事
七年元延祐七年春正月辛巳朔元來告日當食
停賀正禮百官素服以待不食癸未乃行賀
禮○二月庚申葬靖和公主○郎將王純自

高麗忠肅王

庚甲

病累旬未差但思一見瀋陽王嘗寄書促來
大期奄至豈容相待噫有生有死理固然矣
父傳子受匪今斯古祖宗基業邦國機務一
切委付瀋陽王惟爾臣僚各守爾職以待王
來傳子遺訓毋致遺失王嘗與太司成金拉
祭酒李松縉等唱和有龍樓集行于世
史臣曰當忠敬之世內則權臣擅政外則
強敵來侵一國之人不死於虐政則必殲
於鋒鏑禍變極矣一朝上天悔禍誅戮權
臣歸附上國天子嘉之釐降公主而公主

之至也父老喜而相慶曰不圖百年鋒鏑之餘復見大平之期王又再朝京師敷奏東方之弊帝既俞允召還官軍東民以安此正王可以有為之日也奈何驕心遽生耽于遊政廣置鷹坊使惡小李貞輩侵暴州郡溺於宴樂唱和龍樓使僧祖英等昵近左右公主世子言之而不聽宰相臺省論之而不從及其晚年過聽左右之譖至欲廢其嫡而立其姪其在東宮雖以明習典故讀書知大義果何用哉嗚呼靡不有

初鮮克有終非忠烈之謂乎

辛未遣僉議評理金利用如元告喪○八月壬子前王自元來奔喪王在途星行十餘日乃至詣殯殿入哭設奠百官以玄冠素服侍立甲寅王詣景靈殿告嗣位遂即位于壽寧宮受羣臣朝賀班序尚右禮未畢天大雷電雨雹既霽僉議司享王諸宰臣以下皆獻白馬○九月賜養賢庫銀五十斤令藝文館召致郡縣有茂才者給牒任以訓導○杖讞部議郎韓仲熙於宮門人莫知其罪既而召

仲熙慰撫之○庚午幸神孝寺為帝祝釐○
戊寅幸神孝寺遂幸王輪寺住持仁照進茶
繼以肉膳○命藝文詞伯吳訥等改諸宮及
內僚官名○幸龍化池中護金深享王○飯
僧尼二千二百餘人於壽寧宮○百官賀王
誕日各獻茶果典儀寺闕獻書雲觀只獻梨
一器微典儀兼官李彥忠書雲提點崔實各
銀一斤○冬十月貼榜中門曰除王輪住持
仁照龍巖住持用宣仙巖住持若宏及崔濡
權漢功金之譙金士元崔實桓順吳玄良姜

邦彥李珣姜融趙通曹頌曹頌崔玄鄭子羽
崔仲公文姑李伯謙外餘人非特名不得入
○謁高陵以上地不吉因相地者密直副使
致仕姜軒故贊成事伍允孚壻姜羨及外孫
二人于巡軍遂如新陵賜酒護作官及工徒
勞之○樂浪君金瑋邀王享于男山書齋於
是宰樞僧徒日進膳爭極豪侈○瀋陽路入
享王○有司議上大行王謚王不可曰有上
國在我且請之竹冊玉冊亦合於禮乎於是
但上彌曰純誠守正上昇大王○丁酉葬慶

陵靈柩初發王衰麻經手攀香爐步至十川
橋乃乘肩輿至山陵葬訖大臨乃還釋服舊
例中丞署名封玄宮俗傳封陵者不吉是日
執義李彥忠辭焉王命執義崔誠之押封且
曰前程不在我乎誠之即實也

臣等八月壬子王來奔喪十月丁酉王
釋服其間喪葬之事一不書策或食肉或
受享窮極奢侈之事特書再書不一書而
止其於古先聖王制喪之禮知何如哉王
之於大行生不能事之以禮死又不能盡

高麗忠烈王

其誠生死之間俱失子道於忠宣何足責
哉

元皇太子遣使賀即位○王召諸道務農使
李厚陸希贊崔伯倫等諭之曰子所以置典
農司者欲法漢常平倉與民糶糴以周其急
非以私之也且國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如
有緩急猝索於民欲民之無怨而集事得乎
凡民匿于豪強之家者日益富逸子遺殘民
困於賦歛此專是奉使者徇私背公之致也
子甚憫之爾其各體予意痛革其弊其有不

從者隨其所犯處決然後申報僉議府○宰
臣元灌享王於壽寧宮○丙午幸定安君許
琮第置酒為琮入宅也是日納故平陽公眩
之妻許氏誦曰順妃○已酉王烝淑昌院妃
先是王祭殯殿遂幸金文衍家與淑昌院妃
相對移時人始訝之至是復幸文衍家烝焉
妃文衍妹也翌日監察糾正禹倬白衣持斧
束蒿上書敢諫近臣展疏不敢讀倬厲聲曰
卿為近臣未能格非而逢惡至此卿知其罪
耶左右震慄王有慙色未幾進封為淑妃

高麗忠烈王

臣守按忠宣之不禮於淑昌非人臣所可
得而論說倬抗疏敢言自分必死無二毫
顧籍心王為之動色左右亦皆震懾千載
之下亦可想見其人而孤忠峻節卓乎不
可及已

元遣使來冊王為征東行中書省右丞相高
麗國王依前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太師上柱
國駙馬都尉瀋陽王○元遣使來宴王○十
一月甲子命停八關會王自前月己酉移御
金文衍家淑妃日夜嫵媚百態王惑之不親

東鑑四十一
聽政因有是命○壬申王如元命齊安大君
淑權署征東省事○閏月禁外從兄弟通婚

東國通鑑卷之四十一

